

南史

二十六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荆縣小兒

京產子栖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

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蕪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竝向時隱倫之徒歟今並綴緝以

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 陶潛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

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

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  
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  
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  
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  
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  
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  
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  
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  
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杖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  
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

或命中車或掉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  
經立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潜嘗往廬山  
弘令潜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  
潜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  
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  
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潜情款後爲始安郡經  
過潜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潜潜悉送酒家稍  
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  
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潜不解音  
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潜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潜逢其酒熟  
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潜弱年薄宦不

絜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  
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  
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  
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俛俛辭事使汝幼而飢  
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菜婦抱茲苦  
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  
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

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  
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  
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  
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況共  
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  
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  
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

行汝其慎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 宗少文傳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旣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

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竝爲



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  
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  
之過甚旣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  
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  
季爲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  
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  
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  
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  
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  
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  
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揚歡就受之少文  
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  
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  
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寘致江鯉但當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  
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自負土植松柏嶷  
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  
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巘流有若狂者

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  
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  
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  
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  
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  
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  
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  
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  
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

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  
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  
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  
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  
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  
舊宅求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  
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  
駕宗忻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  
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  
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

求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菜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 沈道虔傳

南傳六二五

九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穰道虔諫之不

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 孔淳之傳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恢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

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  
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轆提  
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  
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  
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  
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  
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

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  
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 周續之傳

周續之字道祖廡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  
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  
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  
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  
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  
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  
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

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績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 戴顓傳

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達兄勃竝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竝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

弄一部竝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  
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  
居止勃疾患鑿藥不給顓謂勃曰顓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  
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  
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  
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

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竝不  
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  
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憇  
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  
爲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  
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  
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  
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二聲以  
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  
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

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顛看之  
顛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  
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顛已亡矣  
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顛觀之

### 翟法賜傳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竝高  
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  
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  
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  
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

深卒於巖石間

### 雷次宗傳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  
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  
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  
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  
竝以儒學掇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  
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  
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



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 郭希林傳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 劉凝之傳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

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策車入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咲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疑之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 龔祈傳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

南傳六十五

六

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 朱百年傳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為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

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巔友善巔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巔宿衣悉挾布飲酒醉眠巔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巔曰絲定竒温因流涕悲慟巔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閔康之傳

閔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屨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

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

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覲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

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  
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  
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  
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  
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  
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  
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 漁父傳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  
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

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  
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  
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  
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  
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  
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  
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  
泚泚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與曾之

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  
郎司馬

### 褚伯玉傳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  
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  
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  
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  
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  
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  
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  
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  
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  
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  
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  
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  
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  
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異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  
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

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 顧歡傳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益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大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

南齊書卷五十五

廿

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亡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竝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

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  
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  
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  
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  
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林多邪病村人告訴求  
哀歡住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  
鼯鼯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  
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  
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  
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穰惡

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  
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  
綱一卷時貞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竝稱  
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  
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  
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  
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踈士季似  
而非公深謬而是揔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  
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  
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



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夫中  
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  
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  
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廣  
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  
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  
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  
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  
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  
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

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  
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  
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  
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  
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  
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  
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  
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  
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  
服擎跽齋折俟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

殞椁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  
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  
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  
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  
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  
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  
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  
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  
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  
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

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  
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  
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舡  
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  
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  
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  
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  
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  
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

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  
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  
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  
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  
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  
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  
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  
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  
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嗑鳥聒何足述効歡雖  
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

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  
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  
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  
遠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  
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  
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  
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  
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  
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  
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

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  
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爭詭若此何  
謂其同歡荅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  
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  
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  
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  
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  
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  
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  
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

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編跽濫用  
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  
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  
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  
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  
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  
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  
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  
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摠稱非窮妙  
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

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  
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  
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  
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  
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垂老  
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  
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  
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  
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畧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  
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

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  
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  
相在道曰玄牡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  
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  
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  
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  
即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  
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  
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脩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

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  
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  
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  
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  
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  
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  
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  
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末知高鑿緣何識本  
輕而示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  
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  
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怕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  
天行游竟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  
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  
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  
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昏軟道家謂之  
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  
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  
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  
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  
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楮流來接之

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  
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  
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  
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 杜京產傳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  
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閉意  
榮宦頗涉文義專脩黃老會稽孔顛清剛有峻  
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  
中武陵王暉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  
爲暉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  
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  
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顛謝淪並致書以通  
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  
虞宗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  
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  
建武初徵負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  
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  
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

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摠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立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

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云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朝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胡並隱東山



遺書敦譬言誠以毀滅至祥禪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求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蔡會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為二隱

吳苞傳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柘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寒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遯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斲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傳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嘗以竹箭若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原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

南傳卷之五

五

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

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据拾三十卷

### 沈麟士傳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泣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

南傳卷之六

四

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徒麟士曰是卿殺邪即跣而反隣人得殺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殺耶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

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  
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  
先吾誠末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  
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荅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  
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  
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  
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  
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  
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  
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  
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

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  
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  
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  
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  
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  
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  
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  
珠以本裋衫先著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  
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殯不復立靈座  
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  
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葬作冢  
令小後附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  
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  
輜車靈舫魃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  
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  
焉

### 阮孝緒傳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

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沈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跡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醫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更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裹僮妾竊憐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蓋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面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



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  
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  
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  
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  
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  
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  
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  
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  
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  
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  
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胡  
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  
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  
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  
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  
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  
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  
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  
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  
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揲五

爻曰此將爲感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  
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  
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  
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使當高謝許  
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分  
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  
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極心塵表爲下篇  
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楊尹錄研神  
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  
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  
使麀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駉初建武末青溪宮  
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  
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去行東爲木  
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識緯孝緒  
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  
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  
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  
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  
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  
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

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  
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開始願劉敞曾以米饋  
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怕  
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  
夜忽然完復眾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  
策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  
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  
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  
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  
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  
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  
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  
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苟  
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  
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  
繫錄其所遺行次篇未成絕筆之意云

### 鄧郁傳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  
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  
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  
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  
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  
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  
勝瓊瑤言語良乂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  
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  
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  
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  
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楊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  
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  
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  
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怕以荻爲筆畫  
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  
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  
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  
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

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  
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  
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  
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  
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  
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  
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  
句曲山栢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  
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  
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  
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卽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旣  
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  
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  
止自栢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  
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  
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  
至弘景爲人負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

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懂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旣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旣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

姓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  
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  
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大清三年也帝  
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  
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  
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  
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  
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  
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  
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  
廋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  
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  
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  
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  
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  
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  
刀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自知  
應逝逆剋云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  
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

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罽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太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巳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王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



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  
兆識佗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  
噂沓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  
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  
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  
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  
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  
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  
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  
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

去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  
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  
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  
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梁  
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闍人徐龍駒宅而  
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  
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年倍宋  
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  
爲誌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  
遣使齎綿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

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救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 諸葛璩傳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斯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

守下校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仄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 劉慧斐傳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由山遇處士張孝秀相

得其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名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糲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暮而卒

范元琰傳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

之大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  
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  
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  
癰疔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  
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  
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  
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  
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  
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  
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  
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爲  
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  
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  
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  
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  
至卒于家

### 庾詵傳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  
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  
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

弊衣不脩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  
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  
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  
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  
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  
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  
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  
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  
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  
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  
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  
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  
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  
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  
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  
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  
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  
卷摠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  
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

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 張孝秀傳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湏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遺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傳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豪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傳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

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

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



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閣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